

6244
:66

用人
求賢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五十二
之一百五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二

用人

宋理宗時牟子才奏趙汝騰徐霖不當遷逐狀曰。臣比因輪對有感時事。輒論君子將散其幾。有十履霜堅冰危慮。并迫荷陛下忻垂採納。至於元祐紹聖反覆之際。留問再三。所以為世道憂者。至勤切也。繇此一意。可以凝國。是可以熄邪說。羣臣百僚。交誦聖明。曾未數日。趙汝騰除翰林學士以遷去。徐霖與在外差遣以逐去。駭機忽發。事變倏異。與臣前所聞於陛下者。如出兩轍。臣竊惑焉。陛下既知所以為世道憂。則求所以保之可也。不惟不能保。而又自摧斷墳斷之。臣以為必有誤陛下者。而非陛下之本意也。不然。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此何也。唐德宗非不愛陸贄。而終仇其盡言。非不用蕭復。而常惡其輕已。至於盧杞姦邪。則曰朕殊不覺。裴延齡則更以為忠。肅德宗性

與小人合與君子殊。德宗庸主也。豈不然哉。而陛下則聖明也。惟聖明為能鑒忠邪。別淑慝。故臣竊有望於陛下也。夫正邪無兩立之理。陛下所為更化之意者。以用賢也。所為用賢之意者。以去邪也。用賢去邪。無他道。在陛下堅其初意而已。霖之去。內批甚駭。汝騰之出。臣莫知其端。或謂有所營救。而陛下疑之。或謂有所抵觸。而陛下怒之。臣不能詳也。陛下用汝騰為給事。小人重足而立。及目而視。久矣。一二繳駁。仇怒者衆。飛語搖撼者有之。詭辭浸潤者有之。汝騰瑟縮不安。已為去計。四方之誚責者。日至。猶謂某人當論奏。而不論奏某事。當諫止。而不諫止。汝騰固知其勢之甚難。而力之不可勝。猶賴陛下聖明而為之主。而陛下固弗肯主。則惟有去。且汝騰老矣。不憚數千里。冒被畏景。來事陛下。亦欲有所建立。而徒取空名。以歸。豈其願哉。勢有不得已焉耳。若汝騰者。善類之所主也。其真純端亮。無所矯飾。疏

明洞達。無所回隱。忠君憂國。懇款至忱。如火熱水寒。出於天性。況同姓之卿。義同休戚。決非欺陛下者。獨其好賢太切。嫉惡太甚。故見一君子。則極口稱譽。不顧立黨之嫌。見一小人。則極力是助。不計報復之禍。黨則多疑。仇則多怨。其所以去。殆或以此。然陛下可不亮其心乎。徐霖固小人之所仇也。自其力抗權姦。方張之勢。且不暇顧其軀命。豈計名哉。莘而不死。因以得名。亦陛下養其氣節。成就至此。天下莫不聞之。一旦論事。小許。即呵斥摧挫。無復禮意。陛下毋乃適其小疵。而遺其大慮乎。霖既敗。為仇人笑。而天下願忠之士。搖手咋舌。以霖為戒。臣竊以為非便也。霖雖狂狷。不猶愈於卿原乎。卿原者。滔滔皆是。而何惡於霖也。霖所論事。是一非若坐之以要君。則自昔所記。鬻奉兵諫。薛廣德欲頸血。汚車輪。朱雲折殿檻。大呼等事。則又甚矣。臣以為霖狂則有之。彼素恃陛下恩厚。遂忘忌諱。亦不料至於如

此也。彼豈不能紆徐為和。而循歲月以取好官。何苦犯危難。自餌讒口。陛下亦察其心。可乎。汝屬善類之所主。竊小人之所仇。陛下始焉專用二人。固所以昭用賢。去邪之意。今一日盡去。初意變矣。衆賢解體。羣邪得志。事勢岌岌。正復可憂。故臣以為非陛下本意。必有誤陛下者也。惟聖明豁然。捐去疑貳。察其心亮其忠。汝騰必勿失之。竊終保全之。以充善類。以沮小人。以凝初意。以回世道。幸甚幸甚。或謂汝騰已出理。無復還。臣以為有司馬光故事在。先以中丞論張方平。移翰林學士。抗疏力辭。神宗手詔諭光。稱其經術行義。且謂苟以言事罪。卿豈復遷。卿美職。於是取告。初付閣門。趣光。今受光奏謝罪。請上殿後。受告詔。光受告後。上殿所以保全者如此。今陛下以此意降詔。遣使趣之。使受其舊職。則汝騰豈不能為陛下。一留哉。竊則陛下既予之郡矣。然猶有愚見。非為霖計也。元祐中。韓維以與范百祿爭論。

刑名事罷。獨劄至。謂奏劾臣僚。既無明文。何異姦譏。呂公著累章力爭。而中批之詞。猶厲。則請論不已。及便殿反覆。數陳其言。謂皇帝宜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而維卒善罷。其為人主心術之慮至矣。竊小臣非敢方維。特欲陛下反覆斯言。而深鑒焉。非特霖幸。諸臣之幸也。臣立朝自有本末。上無附麗。下無比周。公論所激。冒犯寔感。無所避死。

子才又為趙汝騰辯。葉大有劾章狀。奏曰。臣聞君臣父子之間。天下誠實之所在也。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其實。非其實而敢於誣蔑。以告者。是以私意而窺君父也。嗚呼。尊如君父。而忍欺之。則何事而不為欺邪。臣竊見近者趙汝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未供職間。而葉議大夫葉大有急劾去之。士論恠駭。併為一談。汝騰文學。行義昭著。天下立朝有審諤之節。居官有廉平之稱。往歲初間。凡三十餘疏。而後

去今春受詔立閱月而後來其難進易退之風。天下高之。今忽為大有誣奏。逐去。此衆議所以恟恟不平。始大有為汝騰所繳奏。臣猶疑其深溝高壘為自全計。或用鄭案故智以老其鋒。今乃發其偏心。造為誣語以欺陛下。陛下察大有之懷私。念汝騰之無罪。格奏不下。所以愛惜人才。存全事體。可謂曲盡矣。而大有不體陛下美意。乃多錄副本。散布中外。且欲揭之通衢。此與紹聖元符揭之朝堂異世一心耳。昔司諫江公望謂榻前一磚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云。處唯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大有欺天乎。欺君乎。抑欺心乎。臣子之事君父。官無尊卑。大義一也。大有長諫省而職在諫。君臣為說書而職在正君。烏有大有以汝騰不實之罪。上欺君父。而臣不以其實為陛下告乎。大有言汝騰叨升郎闈。冒直翰林。殊失典

故。無一篇文字可觀。臣聞近世詞臣。無出汝談之右。汝騰師事汝談。為所推許。其掌書命。蔚然有汝談之風。大有乃以無文訛之。大有文采不耀。每為江萬里所鄙笑。徐霖在館。嘗以其文氣凌蕭蕭。為改竄大有為文如此。而反汝騰之毀。其曰無一篇文字可觀。是欺陛下也。大有言汝騰因趙善湘媚嵩之之父。彌忠。而丐恩乞憐。方嵩之用事時。初無氣節之可書。臣聞汝騰直翰苑時。行史嵩之督府。轉官制中。有精能履屐之間等語。嵩之以為輕已。遂不受三官。而其甚惡汝騰。絲此得罪。大有乃謂丐恩乞憐。無氣節之可書。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汝騰兄弟。如翼於陳譁後排之。如寇讎。其身久館。殺於以夫。近攻之如路人。夫陳譁之凶暴。以夫之詭譎。汝騰排之。天下莫不以為快。所謂卯翼館殺。臣不能詳知。但大有嘗為汝騰所舉。其為卯翼館殺多矣。一旦彎弓射羿之弓。詆其所謂人面獸心。將自指邪。指汝騰耶。是又

欺陛下也。大有謂故相清之察其不能文。不畀視草之職。缺缺失望。造其來斯。毀清之為甚。臣聞清之雅敬。汝騰。臺以官誘之。中間常欲除直院。汝騰不領其意。議論寢異。最後因日食正陽。疏其賄政。清之益怒。陳瑛密受風旨。遂遭誣劾。固不待再來而毀清之也。大有謂其缺缺失望。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詐曰。清倉行李不雜。不知其在鄱陽。永嘉發女時。有未請俸料乎。臣聞汝騰所守三郡。皆有善政。世號循吏。而清廉一節。尤為皎皎。其歸也。甚至無屋可居。寄跡蕭寺。無田可耕。取仰祠祿。閩士類能言之。不特閩士。人人能言之也。大有乃謂三郡無未請之俸料。且俸料乃赤旁所封之。祿朝廷所以養廉。藉使盡取。亦其當然。大有誣蔑之詞。至是窮矣。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汝騰大則稱長宗盟。不容一老之遺。次則破格相輔。將襲二臣之後。臣聞汝騰之繳。以夫實采公論。彼其盤錯已深。一擊匪易。而以為稱

長宗盟計。何其小也。汝騰聲言。豈去一以夫。而後能稱長宗盟哉。至於破格相輔。尤為非據。汝騰每謂宗姪不可為宰相。雖汝愚為之。猶不免禍。蓋以是過與籌之。姪謀且其聲利素薄。此來不過作數月留為國家定大計。排大姦而已。豈有意於襲二臣之後哉。且大有既為諫長。一武可居政府。所以徘徊顧望而不肯去者。原其本心。正欲襲二臣之後。而反以此議汝騰。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陛下灼見徐霖之首鼠。斥之於外。京師萬眾咸仰天日之清明。汝騰以同謀而敗露。乃誣奏而欺天。臣聞大有嘗乞憐於汝騰。詞甚哀苦。而汝騰亦許其革面矣。徐霖聞而非之。頗誚責汝騰。於是奏疏有乞盟大賢。豈可故之之語。汝騰讀之。竦然觀此。則非同謀可知。而大有疑汝騰漏言。使霖播之。深恨汝騰。遂謂同謀。敗露。誣奏欺天。是又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濡滯郊關。愈聽諱徒。又要私黨以代乞留。貴上書以為公議。

夫孟子不用三宿出書。屈原被放。徬徨去郢。豈若是淺丈夫倖倖然去則窮日之力哉。且同列諸賢。重惜其去。扣閣求賢。天理所激。謂之買斷可乎。草茅之士。重惜其去。作詩送別。分誼當爾。謂之誼徒可乎。大有不明為士之誼。遂以此為鉗制之術。此何異腐鼠之赫鴟也。不知留行諸人可得而鉗制乎。是又欺陛下也。大有謂臣擢自丙午。冬非清之之力也。又素排嵩之之姦。又無一事干與。竄又未嘗黨。坊策攻一正人。臣聞嵩之以牒試。冒濫屈大有。大有窮而無歸。怨則有之。若謂非清黨之黨。則將誰欺。清死黨去。而遺毒餘烈。至今為梗。以大有為之死黨故也。雖家置一喙。殆難自解。凡坊策所論列。皆是大有。使今乃欲避其名。以欺天下。此尤姦之大者。臺諫中。今無坊策之可嘆。遂自劾汝騰。以泄其忿。其陷害忠良之意。至是愈不可揜。且大有以不孝誣江萬里。欲制獄以限陳億子等二十士。謂之不傷。

君子可乎。是亦欺陛下也。凡大有所言。臣參稽反覆。無一之實。其欺甚矣。而又有大可畏者。臣不可以終莫之辨也。臣聞諫議大夫給事中。俱隸後省。皆紀綱之地。今汝騰以杜倉事論大有。其職分也未聞言之。是否紀綱所在。大有所當懼思也。乃視如不聞。揚揚上殿。復月不聽。顯劾汝騰。則給舍可廢也。紀綱可紊也。且汝騰再召已七閱月。使果有過惡。胡不攻之於先。而獨用此數日乎。汝騰繳之。彼亦劾之。臣不知此意也。公乎私乎。自來臺諫按劾。雖小人行其胃臆。猶有託焉。未聞直述其私形之彈疏。臣觀大有所論汝騰之文。累數百言。無非自為辯數。然則汝騰不得罪於君父。不得罪於公論。而獨以作一大有用為罪狀。播之遠邇。姦雄小人。所不敢為者。而大有為之。臣不知大有何所恃而敢爾也。大有不過欲假陛下之威。隆其權勢。以恐遏天下。使無敢復有議其姦者。然不知祖宗三百年之臺諫。專為

大有設乎。專以為大有報復之地乎。生此厲階。漸不可長。此其一也。自昔小人之攻君子。莫不反用其鋒。在元符指司馬光為姦。邪在慶元則指朱熹為偽學。雖以章蔡何劉諸人回山倒海之力。猶不能移萬世之公議。今大有目汝騰為頑夫。為姦邪為凶。與臺皂隸口語藉其說之不足行。固不待後世矣。何能為有無哉。獨其敢於變亂黑白。熒惑睿明。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又立黨之一說。為穿於國中。夫小人而欲亡人之國。必先空君子之類。君子無過。惟坐之以朋黨。而朋黨人主之所甚惡也。黨錮之禍起。而漢衰。清流之禍起。而唐亡。大有胡忍而為此也。且大有左挾以夫。右挾與篋。而內主壞榮。獨無黨乎。急於矯枉。以稔汎楊。此其二也。大有至謂近日水灾為甚。皆汝騰鼓汎俗唱浮論所致。昔恭顯之汎。以地震為蕭望之劉向之罪。日無光為周堪張猛之咎。其說傳會甚巧。以元帝之暗。猶察其喜至。

詔切責之。而大有乃敢以此言進於陛下。不知大有以陛下為何如主也。是以陛下為元帝之不如也。且劉向所謂將同心以陷正臣者。正為大有輩設耳。言之獨不泚其額乎。國家不幸。有大災異。正賴君臣上下交相規戒。崇陽抑陰。以弭變怒。而大有忽唱為邪說。移過玩變。欺天誣人。大有庸淺鄙陋。未能知人。况能知天邪。論一興浸淫靡已。此其三也。若此三說。臣竊料其意不止於去汝騰而已。大有才本平允。氣質甚下。少年僥倖。不暇學問。昧於聖賢命義之大戒。妻妾巨室之念。驅之於中。利慾富貴之圖。誘之於外。而又有柔邪之資。諂佞之口。是以自媒。世謂巧官。逮其得志。文以姦深。領袖臺端。羽翼元惡。上則以妾婦之順媚。感聖聽。下則以鬼蜮之智陰。戕善類。傳案坦之衣鉢。為壞榮之指蹤。論者以壞榮為梁成大。以其公為小人。小人而顯者也。以大有為李知孝。以其陰為小人。小人而隱者也。原情定罪。淳於壞榮。而一去一留。是謂

伏罰犬鷹化為鳩。識者猶憎其目。而欲翼其可誘。為善果已疎乎。今
外譏藉藉。皆謂大有上殿之日。而承密指。退而草疏。遂肆抵謬。又謂陞
下積怒。汝騰威薄。君子固留大有以排根。以臣所見。高無或然。皆大
有專徇己私。快圖報復。遂使歸過君父。謗流海宇。在大有亦復何情。
大有每謂已決歸期。非敢欺誑。又謂若遂汝騰。則拜辭君門。遠處吠
畝。去百大有不足。以當一汝騰。然泯其邪正。混其是非。猶諉曰。兩罷
也。今汝騰除職。予郡而大有頑然自如。轉石拔山。有識痛恨。以大有
為臺諫。則汝騰非給舍乎。以汝騰為黨。則大有非私乎。以汝騰為無
錄。黃不當繳駁。則大有非當論事而反肆抨彈乎。陛下見其務為
唯阿。謂之恭謹。可托腹心。見其好進讒諛。謂之盡誠。可寄耳目。方且
抗之以戰公議。主之以彰聖斷。而忠賢之去。如土梗并髦。天位天職
陛下獨不與一大有共之乎。夫世變之趨。如江河之日下。雖天地鬼神

有莫能移。而欲赤手捧塊以礙之。臣固知其不可也。今小人之勢已
成。君子之禍將作。然與泯默以陷淪胥之害。寧盡言而就黨錮之誅。
用敢直疏其事。無所回隱。所謂立朝之大節。事君之大誼。臣知此而
已。他不暇計。惟陛下亮其不欺。

子才又論救高斯得。徐霖李伯玉狀奏曰。臣聞國於天地間。必有與
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進則國之所與立者存焉。君子退則國之所
與立者忽焉。其理昭昭。如燭照龜卜。不可誣也。伏自陛下更新大化。
收召時賢。歐陽脩所謂選之千官百辟之中。而得此數人者。莫不布
在班列。氣象翕然。四海流聞。是為盛事。頃緣葉大有以私意攻趙汝
騰。遂致一時大起諍論。交攻互擊。上瀆聖聰。賴陛下審察是非。大有
竟逐其去。區處得當。衆論無譁。比日以來。事體小定。允百有位。豈無
肺腸。亦願各務靖恭。安其職業。以彰陛下優容之德。以成聖朝肅睦

之風而高斯得徐霖等忽為御史所劾雖御史意見與人異殊然此二人者皆號君子其大節表表可觀今乃文致其罪牽聯盡去是以或者議論紛然謂其似是而實非托污而寄治蓋知陛下邇來積怒徐霖未已逢迎風旨遂肆擠排而又并以此時中傷斯得不特快平日之積忿且以致諸人之必爭萬一有語言不倫舉動過當則又指為立黨自為好名或謂之訕上要君或謂之侵官越職用為罪狀激怒聖心諸人慙愚初不之悟連臂接跡如墮其機以臣觀之豈惟諸人不悟雖陛下明聖亦未察焉昔陳執中婢奴之死言者持之甚急范鎮乃以為非且以專治其私失論人體夫以鎮之待小人猶恐之如此今何獨無鎮之心乎况斯得素號剛方不畏強禦觀其平日論奏庶幾陳瓘鄒浩之特操似未可以此少之也若王益柔傲歌之作王拱辰一網盡去韓琦亦以為非且謂攻益柔豈為傲歌意蓋有在

琦之於小人深阻之如此今何獨甘於拱辰乎况霖之為狂夷考其行有得於曾習琴張之遺意亦未可以此少之也所幸陛下灼見群情大為容覆斯得既除職與郡徐霖亦昇以寬科是陛下雖勉行臺臣之言而終有保全君子之意一時氣類莫不驩然以為世道之回猶可望也而伯玉復以罪去未勉憂疑夫以內批而逐臣察此豈感時美事韓維之去呂公著爭之朱熹之去趙汝愚留之皆以內批施行而為宰相執奏彼豈不知將順之美豈不識朋比之嫌而輒犯天威力伸論救蓋謂人君舉動實係觀瞻稍失和平有傷事體且於君德關係非輕故寧犯不測之誅而不欲置其君於有過之地陛下夙存寬大優禮羣工止緣積怒於徐霖遂有指揮之乘快乘快不已頃以為常至于再三殆似手滑而宰相憚於忤旨僥首奉行比之公著汝愚大為有愧且李伯玉本無過尤偏以論奏之章有關風憲之體

伯玉草茅質直不暇周詳。但見都司彈糾之條。謂即祖宗可行之事。遂因輕舉。上觸威顏。遂鹿而不見。泰山當時蓋有所蔽。不然。覆車未遠。伯玉何苦蹈之。况伯玉心事真純。制行平實。豈肯比周為黨。蓋亦忠憤所驅。在於明時。似可矜諒。昨所下御筆。詞旨嚴峻。聞者愕眙。皆謂陛下有高視宇內之意。輕視臣下之心。而欲一切震之以威。臣愚以為過矣。夫聖人推沈而任理。虛己以盡人。以天地日月為心。何嘗有好惡之私。以風雨霜露為教。何嘗有喜怒之迹。昔我仁祖撫育臣民。四十一年。率用此道。故迹唐介而旋召介。斥范仲淹而復用仲淹。其他逆耳之言。亦皆所過者化。而且謙恭寅畏。終始不渝。用能固結人心。扶植元氣。以為燕翼之地。所謂數世之仁也。恭惟陛下天德清明。同符仁祖。獨於好惡之際。喜怒之間。猶顧反之。聖心。深加懲艾。霽嚴威於電激。霆砰之際。特定見於衡平。鑑空之時。諒斯得徐霖之孤忠。察伯玉慙愚之無罪。縱未知仁祖之用介。於既斥。用仲淹於既敗。亦當察其萋斐。賜以包荒。特回反汗之仁。用祗不逮之復。繼自今日。益恢至公。毋以好惡亂是非之真。毋以喜怒沮性情之正。毋以朋黨加忠賢之罪。毋以獨運崇一己之威。毋以辯詰窮言者之辭。毋以疑貳來讒邪之口。毋以儉人任紀綱之責。毋以御筆快斥逐之私。庶幾聖德日新。異端潛泯。上無變容動色之事。下無疾聲大呼之尤。公道光融。豈不甚偉。臣職在經筵。事當正救。不敢雷同拱默。以苟容其身。冒犯天威。無所逃罪。

貼黃。臣久具此奏。蓋皆平心而論。非有矯激。不過願陛下存大體。齊威嚴而已。既壅於上。聞徒抱憂愛。今獲觀清光。若吐而復茹。則是昧其本心。欺陛下矣。謹復以元奏上。徹聖聰。惟陛下幸察。子才乞留徐霖狀奏。曰。臣頃因誤學。汙玷班行。待罪奉常。叨榮三館。

粘稿未去。愧負初心。今月八日入局。見校書郎徐霖去國後所申秘書省狀。因而詢問。乃知臣霖應詔言事。論及諫議大夫京兆尹之罪。三辭不獲。遂申都省。徑出國門。此等舉措。雖駭觀聽。然與口去而心留。陽受而陰辭者。不可同日而語。三館之士。見其所為。莫不擊節於其是。聯名合辭。為王留行。繼而得之傳聞。則謂昨來宰相親以東幣勉而留之。既而遣宰士尹煥。即其寓止。慰而留之。昨之聞御筆下。廟堂諭意留之。既又扎委大著作姚希得。前路挽留之。君相不下士久矣。今吾君吾相。謙勤勉勞。至于再三。可謂待士有禮矣。可謂不鄙薄人言矣。士而聞此。莫不奮厲。况臣霖親受寵渥。豈不欲勉就職。以稱陛下留行之意。然再三思之。數十年來風俗不美。者官緣世俗有所謂禮數之說。有所謂祠請之說。所以轉相倣效。公然言之。不愧不怍。今臣霖雖然徑去。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此其所謂過人遠甚。觀其申

省之詞。有以如言去而復留。稱辭而又受。甘伏簡書。是猛省截斷。斷無復回之理矣。况霖所論諫議大夫。有失出詔獄黨蔽奸臣之罪。京兆尹有李昂英所言。霖列可畏之事。則是與此二臣為敵矣。夫與人為敵。而自出弱辭。自行狹路。而使敵有可攻之隙。其何以勝天下之公議耶。此臣所以敢謂臣霖決不復回也。陛下若果有意留之。惟有亟罷諫議大夫京兆尹之職。則可以使之必回。不然。霖之去。萬牛不可挽矣。其或霖之去。果不可回。則遷擢之間。或與改合入官。或與之近郡。添倅以華其歸。則臣今日之去。豈不足以風厲諸臣。而霖春秋方富。又豈不能進用於他日。以重王國耶。惟陛下擇斯二者。乃若諫議大夫京兆尹之所為。未問其有罪無罪。合公議與不合公議。只以廉耻一節。激厲之。彼豈不內自愧省。勇於一去。以存全國家之大體耶。切聞京兆尹宣押歸府之後。不復治事。騰章乞祠。則是猶知廉耻也。

獨諫議大夫乞留徐霖之疏。乃反自以為是。更無一語求退。其逆疑
陛下未必施行。則是全無廉恥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以維持
人心者此也。所以維持世道者此也。諫議大夫以已律人者也。而先
自壞所以維持人心。維持世道之具。而欲以此糾正官邪。其誰能服
況其資質柔佞。心術回邪。道路之人皆能言之。若國家養此不捕之
貓。留此不鳴之鴈。祇足汙辱臺省。其欲望陛下出自聖意。別選骨鯁之
士。以振諫議大夫之職。其於天下所補不細。又豈養廉耻厚風俗。而
已哉。所有京兆尹。陛下既以民訟不可留滯。復令日下治事。則乞嚴
行宣諭。俾之洗心滌慮。改過自新。免致再有人言。則京師衆大之區。
兩浙旱荒之地。有所賴利矣。臣本蜀人。職聯三館。與臣霖素非親知。
於諫議大夫京兆尹亦無仇怨。陛下亮臣之心。赦臣之罪。特賜施行。
公議幸甚。

子才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曰。臣一介疎慵。待罪博士。因愚慧。濟
乞退閑。將期獲展於素心。乃遂繳牒於二奏。旋申前請。洵闕俞音。致
舍孤子之蹤。尚沾班聯之末。茲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再瞻。豈
愚言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包舉賢否者。當今之邪
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之秋。欲混邪正為一說。昭然號於天下。
曰皇極。曰大中。以為包含依據之的。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此
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極之地。以為天下
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
而後世遂以為寬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為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
目。如元祐之調停。九符之建中。慶元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
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否貿亂。其餘毒
遺烈。往往之以斷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

以來。奸邪失職居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呂大防輩乃欲合兩黨而用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兼用。兼用必至交爭。此元祐調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未幾而李清臣以吏書入矣。又未幾蒲宗孟以兵書進矣。又未幾而鄧溫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雖瑣瑣繳駁諫官論列。事得暫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人之進。激而為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斷喪元氣之芥斤乎。元符末年。權浩雖來。章蔡未去。邪正雜揉。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熙豐之人。紹聖之人忿怒元祐之黨。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意蓋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以愛莫助之圖進矣。又未幾而溫益錢子通之徒據要津矣。又未幾而蔡京為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旌別淑慝。有詔紛亂。憲章有戒。然此

機既挾。終不足以止小人之來。激而為宣靖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殘害國家之鴆毒乎。慶元中。柄韓專國。擯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以為攻訖之資。利翼既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或者附會。又立為建極之說。以示廣大含容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寬。而見遠識微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標。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小人懼其事之變也。復游言者以辨治為請矣。未幾而偽師之莖嚴行約束矣。又未幾而習偽攻偽之禁申致其嚴矣。雖廢退之士先後復官。而復讎之說一進。終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為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蠱壞善類之蠱賊乎。是三說者。雖其為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含糊鶻突為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蒸變化。莖蕙化為蕭茅。嘉穀化為稊稗。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斷喪元氣。殘害國家。蠱壞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必

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元。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嘗致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其名既殊。其類又別。譬如其情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辭氣卑佞。伺候顏色。規圖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疎暢洞達。魁壘傑特。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諛諛。回互隱伏。閃條狡獪。睚眦鄙賤。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行違。迹與心異者。則尤人之易惑也。今不問賢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調亭也。我建中也。我建極也。豈不誤人國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說。其始則包君子。小人而為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其弊。故一。小人之進。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傳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宮闈。劫制人主。然則當正邪

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說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說之所以然哉。今君子少而小人多矣。自甲辰改紀以來。區漢弼死。臣範死。臣元杰死。今臣大宗。臣應起。又死矣。臣性傳。去。臣澹去。臣斯得去。臣琰去。臣昂英去。臣萬里去。臣公許去。臣韶去。臣侶去。臣淪去。臣霖去。臣潛去。今臣汝騰。臣伯玉。臣鉞。又將去矣。君子之勳。落落如晨星。曉月之孤。又借皇極大中之說。為邪黨游說之地。則君子盡去。而陛下之國空矣。國空無人。則陛下孤立于其上矣。陛下其亦省察于此乎。省察之道。無他在。致謹於用人之際而已。繼自今。立政用人。有若清臣。溫伯。孟宗等輩。其勿徇偏見。勿惑人言。而為其所怵。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祐之變。紹聖也。有若洵。武。通。益。蔡。京。輩。其勿搖異說。勿顧身禍。而為其所惑。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符之變。宣。靖也。又有若何澹。京。鐘。劉。德。秀。胡。紘。等輩。勿聽恠論。勿怵私情。而為其所賣。則天

下大勢。決不如慶元之變。開禧也。謹之未擇之前。過之未來之頃。彼皇極大中之說。將日銷月鑠。而國是定于一矣。惟陛下留神。

子才為起居郎。因災異進對。劄子曰。臣嘗肅容稽首。伏讀國史。至景祐中。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有曰。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致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正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皆得近徙。臣有以見仁宗皇帝祇畏天威。優容讜直。未嘗以逐非為心也。又讀至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仲淹竟得免。臣又有以見仁宗皇帝照破姦讒。消平誣枉。未嘗以終怒為心也。夫人才天下之元。急公議國家之精神。所恃以為天下國家此而已。今清臣一言而仲淹有近徙之命。程琳一言而仲淹破讒誣之疑。雖

執政大臣。如王隨陳堯佐等輩。亦不能沮抑而齟齬之。此四十二年之治。所以獨為本朝之冠也。猗歟盛哉。陛下纂圖御極。幾三十餘年矣。容諫尊賢一念。每以仁祖為法。比者更化。登崇俊良。澗谷諸臣。悉膺聘召。氣象翕然。向慶曆矣。乃有直臣不容。相繼遠引。如臣汝騰。則以奪瑣闥去。臣霖。則以論事不合去。臣斯得。臣願質。則以泰來之勅去。臣伯玉。則以都曹論臺臣去。臣棟。則以奪中書去。臣鉞。則以謁告去。越明年。臣夢炎。則以乞郡去。臣遇。順。則以論貴戚之卿去。自是以來。上之人。則以常人。吉士為國。下之人。則以諱競朋比為的。彰然立赤幟。以錯天下之口。以拂天下之公論。然風雨如晦。鷄鳴喑喑。忠志之士。未嘗不以諱競朋比為忌。而不言國事之非也。雖至愚如臣。亦有救解直臣之說。消平喜怒之說。獨相之初。不可不謹重之說。避殿之後。不可復賀雪之說。君相之體。不可獨運之說。大德浸衰。不可不

修省之說。奸邪不可比肩之說。君子小人消長之說。蜀上流當立三大屯之說。貴戚之鄉不可帥越之說。喜靜惡激。喜順惡拂之說。御筆不可不收回之說。蜀亡不可不急救之說。大奸不可復用之說。多言數窮。取惡已甚。揆以時義所合。汰歸累章。陳詞有志未遂。而臣之微意亦欲於未去之時。深為君子謀。所以冒萬死吐露於陛下之前者。正以臣汝騰等排奸論事。雖或過於激。或流於狂。或失於不中節。然要其本心。則皆忠於愛君。忠於衛社稷。忠於扶世道者。今綿歷已跨二年。而疑謗猶未盡釋。幾若與之相忘於江湖之表。豈諸臣他有所過尤也。曰。然則何為而棄梗乎。曰。謠詠好妬。既妄謂蛾眉之善淫。而靈修浩蕩。又不察民心之屈抑。此朋比譁競之譖。所以入人之

膚。盡人之心。至于今而未解也。上之人不過曰。吾方以安靜為主。彼乃以譁競為說。不思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當時反以為好事。似未可以譁競嘗之也。吾方以獨運為政。彼乃以朋比為心。不思上自以為是。諸大夫莫敢矯其非。識者乃以順旨雷同。深負為臣之義。似未可以朋比疑之也。動搖山嶽之地。既以譁競朋比之說。媒孽於其先。進退百官之朝。復以主靜喜順之說。陰制於其後。此諸臣所以屈心抑志。寧鬱邑而不伸。死直忍尤。寧顛顛而不遂也。且非特諸臣也。後之以直道忤時者。大抵皆如是也。臣每一念此。為之動色。以相哀。馮心而長喟。臣既不能隨諸臣以去。已為避尾之厲。若貪榮戀寵。僥倖復留。而不能為諸臣出一語以解久結不解之憤。其視東漢之世。願膏鈎黨之鼎者。尚止去三十里哉。臣既以書抵宰臣。又當天變。游臻之時。盛夏常寒之際。復效葉清臣程琳輩開解仁祖之意。為陛下底

裏言之。欲望宸聰開悟。聖斷果決。念人才無終棄之理。奈世道有當
反之機。特舉仁祖所以近徙。范仲淹等故事。杖拭已去。諸臣節次擢
用。使見為監司郡守者。畀以收召。以需遠次者。畀以見次。郡見食祠
廩者。畀以近次。郡在謫籍者。畀以祠廩。被謫降者。復其元官。而畀以
廩祿。在選調者。特與改秩。而畀以外任。一如仁祖節級近徙之制。不
惟上可以回天心。而弭天變。下可以允公議。而服人心。雖諸臣得路
亦將永肩。乃心盡展。所學以扶宗社。以福蒼生。其所裨益。豈淺淺哉。
臣一無能解。每念報國。獨惟薦賢。用敢以諸臣抑屈久困之狀。析哀
於陛下。若猶未以臣言為然。是永錮諸臣。終非盛世之美事。臣愚至
是其技已窮。惟有痛自咎責。寧屈微臣之身。以贖諸臣之過而已。拳
拳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惟陛下幸赦。
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右丞相葉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計。將

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
近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
尺天顏。而不得見。其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言曰。臣竊惟尚書本秦官。漢承
秦置。其始皆用士人為之。武帝晚來。遊宴後庭。始用宦者。至成帝增
置尚書五人。復用士人。然不過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猶輕。及光武
時事歸臺閣。尚書之任始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
由宣。選舉之所由定。賞罰之所由出。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
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喉舌。斟酌
元氣。運乎四時。信乎其為天下樞要也。其長官則有令有僕射。漢或
以大將軍領尚書事。或以師傅錄尚書事。其下有左右丞。有六曹尚
書。蓋以萬機之繁。故衆建官屬。以綜理之。章帝時。常彪上疏。謂天下

樞要在於尚書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彪特指六曹尚書耳。若錄公及令僕乃百僚之長。非彪之所指也。是時諸尚書多以苛刻為能。故彪云。天下樞要在尚書。今超升此位者。徒曉習文法。察察小慧。而無大能。沈以居天下樞要之地。必忠厚純實。知國家大體者。然後可以綜理萬務。補弊救偏。為國家輯安靜和平之福。銷苛燒刻覈之風也。今之彌綸省戶者。固亦得人。然常彪所言。或尚有之。又徘徊觀望。不敢剴決。使樞要之地。壅底不通。此今日之大患也。聖問所及。敢不吐其狂愚。伏乞睿照。

九年。斯得又上奏曰。臣聞人君以眇然一身。臨四海九州之大。而欲令氣之屬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豈一手一足之所致哉。故建萬國親諸侯。使之協比其民。禮猶和轉。不困不傷。然後司牧之職盡。而無負於上天之畀付矣。唐虞禹敷三代封建。皆由此道。雍熙泰和之治。嗚呼。威哉。自罷侯置守以來。夾君詎辟。欲有為於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明皇是已。臣竊置三君。而以聖問之所及者論之。開元之初。明皇厲精為治。承則天殘酷之餘。慨念民生。新免毒螫。思有以撫摩而綏靖之。故孜孜以遴選牧守為急。開元十三年。帝自擇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吏部侍郎許景先。兵部侍郎楊泚。尚書左丞楊承令。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為刺史。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帝親御翰墨。以十韻詩賜之。德

意宣備。恩光赫奕。牧民之吏。歆豔歎息。人君意向如此。宜乎四海之內。鄉風而聽。隨流而化。開元三十年之治。比迹文景。庶幾成康。豈倖而致哉。惜乎始勤終怠。一惑女德。初心遽移。天寶之後。牧守不復親擇。貪暴橫行。為百姓苦。唐業衰矣。臣嘗謂人主欲治天下。當先治其心。君心一正。衆欲盡除。聾者司聒。瞽者司聽。一意於民。寧有進銳退

遠之患哉。盡此道者。惟我孝宗皇帝乎。在位二十八年。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富貴崇高之奉。一毫不入於心。故夙寤晨興。盡思極神。惟憂民而已。嘗曰。朕一日須行天下。一兩遭。而於精擇郡守尤極留意。選德殿置金漆大屏。列天下郡守姓名其間。朝夕省閱。輔臣進擬。必問其行治才術。窮極根柢。懼大臣之私也。除目必列鄉貫於前。嘗謂王淮等曰。郡守之任。卿等宜精擇。若至朕前有所揀退。則怨歸於朕矣。至於減否之法。尤極其精。命監司歲終具所部郡守受其名狀。分為三等。曰臧。曰否。曰平。臧者陟之。否者絀之。平者置而不問。師守不以時上。雖嘗相位者。亦不免於罰。乾淳之治。更稱民安終始如一。豈區區唐帝之所可同日而道哉。今日宅生之寄。選諸所表。亦既盡心爾矣。然田里之間。猶有歎息愁恨之聲。視乾淳盛際。不能無愧。故臣畧舉陛下家法大槩為獻。惟陛下留神。

金世宗時。蕭貞為翰林修撰。上書論此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而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為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沈資叙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懼其害。伏望擢賢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

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曰。吏部格法。止叙軍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後燕問。今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寢。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統石烈良弼對曰。女真契丹人。須是會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為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

漢宗天春二年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
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對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
其書雖簡是以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
宗以來惟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難危得倍
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于萬機委政李林
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
上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對曰古之賢君上曰成王雖賢亦周
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為社稷大計亦不當非
也

章宗時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禮部侍郎張暉上疏曰陛下即停
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為浮議
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嘗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但採訪使姚崇

卜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
職然則提刑之位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
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

宣宗貞祐三年權監察御史完顏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
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
安亦亂矣向者北軍之變中都帥府自是勦滅朝廷乃令移刺塔不
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
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
改除之命輒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
之且不令議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奸不
知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
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

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日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議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領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勲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如賢能對奸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亂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亂軍為變，以黨人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則復以為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奸，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抗腕切齒，欲一割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又食厚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貞祐四年，完顏素蘭再任監察御史，奏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撥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為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闕選法紊實品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

宣宗時涇州觀察使張行信奏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為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為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虛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為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為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納焉。

元光元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

可貸耶。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尚書右丞相高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為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羣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

元太宗時。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中書令耶律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

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

世祖至元十四年。召相威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下。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夫龍之為物也。千變萬化。無適不宜。大則乘風雲。震雷電。奮迅其頭角。翕闢其爪牙。沛霖雨以洒八荒。潤禾苗以濟羣下。小則陶侃之核。張華之劍。擇聞之。蛇。壺公之材。或躍在淵。或蟠于泥。此蓋既能大而又能小者也。夫鵬之為物也。化質於北溟。運程於南海。背逾千里之太翼。若垂天之雲。擊泮水之三千。抃扶搖而九萬。以之檣榆材。則不及斥鷃。以之捕狐兔。則不及鵬鷁。此蓋能大而不能小者也。夫鷄之為物也。朝遊庭除。夕宿埽堦。文備一身之采。武關一時之命。至於凌晨三唱。風雨不移。

毫釐不失。若以鵬及希有比之。則霄壤懸矣。此蓋能小而不能大者也。物既如此。人奚不然。故為委吏而會計當。為乘田而牛羊壯者。宣父也。範圍天地有教。立焉。為萬世帝王之師。拯六合生靈之溺者。亦宣父也。非龍而何哉。孟公綽可以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黃霸長於治郡。而功名損於相位。即小大之殊也。龍乎龍乎。豈可以常得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猶且失於一偏。孟子謂之隘。與不恭。然則人之周於道。備於事者。千載一二人耳。其具體而微乎。微者或嘗有之。亦已希矣。由此觀之。舉世英賢。多皆一節。為人上者。取一節可也。董子云。量材而授官。其此之謂與。今國家選法。腹外三年為一考。腹內二年半為一考。自非負罪之負。皆有進而無退。臣謹按虞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言舜之考官如是也。又按漢史云。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長孫。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言文帝之任人。

如是也。臣以為方今選法宜以賢能為先。不宜以日月為上。不革此弊。則是公卿之位。咸可累考幸超而希之也。且人才有大有小。例以初仕者職小。則淹滯英才。例以久宦者職遷。則施為安得皆稱哉。切恐郡縣之官。以苟且存心。有更張之事。則計之曰。三年之後。吾將去此。何用勞吾心哉。因循而已矣。見賄賂之物。則思之曰。一旦交代。未獲即除。何以為家費哉。營資而已矣。又況郡縣之民。迎新送故。甚為勞費。其弊將至於無如之何矣。或者以郡縣之官。久則擅權生事。錢穀之官。久則私弊難制。臣謂此言非也。若循三德八才而用之。則皆才德應官之人矣。人情大可見。莫不慕榮貴。但在國家錫之殊寵。用當其才。然亦有不遷之之道焉。言當加爵而不即移其職也。伏望陛下量其短長。察其可否。細木常使為楠。大木常使為杗。凡內外官員。三年第一考為初考。上等加官階二級。中加一級。下則仍舊階。而上中

下三等。皆復守其本職。六年再考。如初考。而復守本職。九年終考。如再考。然後黜陟其職也。凡考法。令廉訪司官重甘保結。考其行實。而牒司路以達于上司。銓定階次。籍記倚閣。凡三考黜陟。真事業循常者。依累次官階而除之。以次第所宜。其才德超異者。雖階次甚卑。而待之以不次之位。如是。則居官守祿者。既思階次之超升。而盡其公道。又懼憲職之知覺。而滅其私心。庶幾乎選法有以定矣。

大麟又論禮大賢策曰。臣聞色斯舉矣。舉則獨善其一身。翔而後集。集則澤加於天下者。聖賢之士也。知輔世貴德。而下於一介之德。務好善忘勢。而屈其萬乘之勢者。聖明之主也。故丹山彩鳳。不可以常網而羅之。滄海長鯨。不可以常竿而釣之。寰區薄海。不可以常士而治之。命世大賢。不可以常禮而招之。今聖明溥班。明詔博訪。碩人斯蓋。取士之一節。未盡舉逸之大方也。夫賢有放情江海。佚志山林。隱

於朝野賤役之中。混於市井編氓之內。和乎表而存乎裏。遺其世而
亨其身。此豈賢者之本心哉。蓋由不得已而然也。彼且志深道義。心
藐功名。以德言為衣。而弗榮軒冕之服。以道腴為味。而弗嗜膏粱之
饌。所耻者德未及古人而已矣。所行者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及乎耳
聞丹詔。意慕清朝。彈貢禹之塵冠。空彥倫之蕙帳。奔趨魏闕。啓沃堯
心。陛下卑辭而得之。屈己以崇之。乞言而行之。推誠以任之。使夫未
至之流。皆欣欣而曰。吾王之道。号與吾道同。吾王之心。号與吾心契。
鸞一鳥也。尚克薦祥。芝一草也。猶能表瑞。矧伊人矣。能無感哉。於是
商山皓髮。襲少武以呈光。稷下鴻儒。連茅茹而現景。昔者堯尊一舜
而得十六舜。舜尊一禹而得九禹者。由斯道也。其或據爵以驕之。傲
而慢之。或震之以天威。或置之而不問。使夫已進者因事而乞骸骨。
未進者懲類而甘茹羹。雖復麻經流降。幣帛交馳。誰肯鳴英倡俊。以

先服王室之勞哉。此所以燕昭不憚於敬築金臺。而蜀主不難於親
顧茅廬也。輕賢而賢者不至。非賢者之虛養高而樂貧賤。蓋防其道
之不果行也。在上之待賢。以殊禮。非在上之徒自輕而欽寒素。蓋由
其道之在于彼也。故適者人君之師也。道之所在。恐不獲及。亦既見
止。亦既講止。豈暇計貴賤輕重之云哉。縱未或盡至。亦足以激厲風
俗。如惠然咸來。則可以同熙帝載。得賢之道。何莫由斯。今國家鼎安
方域。囊括封疆。國保於民。民保於賢。宜乎顯顯之士。輻湊金門。濟濟
之徒。並生王國。然而內有御史。外有憲司。大臣之抵罪尤頻。官吏之
坐贓猶衆。設明刑而不息。垂峻令而自如。凡以官不得人。故也。古之
十室尚有忠信。今之萬國寧無賢才。伏望陛下謙虛自守。體親無遺。
霽英威而新之又新。和天倪而行所未行。接下思恭。育才為樂。重胎
天以致特角之麟。受馬首以致千里之駿。載昭邦憲。實彼周行。如此

則皇基永固。庶職無廢。神祇安寧。而戢穀彌臻。閭里和寧。而室家相慶矣。

天麟又論清閔曰。臣聞治國之方。得賢為首。齊家之本。教子為先。立身之法。務學為貴。此三者。天理之極。人事之大也。三代之隆。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所以備委任也。今國家廢敎。官門之子弟。上至朝臣。下及外職。莫不各有其格也。其用之則不計賢愚。其崇之則有踰才德。若其資稟峭異。學問優長。乃足以負荷寵光。增崇階陞。儻有幼習驕氣。家振豪風。借勢吹聲。行空顧影。耀衣服之鮮靡。競僕馬之繁華。走犬飛鷹。彎弓挾彈。豈識聖賢之道哉。於是父兄既不能教之。以我方。又有使習

吹彈歌舞之藝。從而矜衒其踈麗妙絕也。厥後行文經營。資廢職司。王事亦亦難哉。及陷乎罪。正欲寘於法邪。則子文之治猶在。不可以忘之。而使人臣解體也。正欲原其罪邪。則樂厲之惡已彰。不可以宥之。而使後人自恣也。終亦寧忘已往之臣。而顧將來之儆。以寘其人於法矣。則不若初不廢之。之為愈也。夫犂牛之子。駢色者。固當用之矣。靈犀之子。充角者。其可用之乎。婁敬委輅脫軌。而建漢歲之安叔。孫通起於袍鼓。而立漢廷之儀。竊威飯牛下車。而顯齊孫叔。教舉於海上。而霸楚。此四人者。雖無閎閱。而皆有實用也。故王者之用人。如工師之用木。巖阿有可用之材。不以巖阿之地卑而棄之。危嶺有無用之材。不以危嶺之地高而用之也。君子之教子。如豪家之有玉。不以至為己有貴價。而不使玉人雕琢之。不以子為己有貴基。而不令嚴師教訓之也。志士之好學。如貪夫之喻利。真知利可喻。而喻之雖

得利既多而不假也。欲令官門之子弟勤學在乎君君令已行在乎父兄父兄付于明師其學在乎子弟矣。伏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試闕闕子孫弟姪不限人數問以時務伍件漢楷書寫畧如試蒙古進士定其高下等第及當廢之資格既又據三德八才累等第資格之官階而用之。凡闕闕免鄉府省三試直赴御試凡學術荒疎及不能赴試者姑令學焉待其中選而用之。凡闕闕三舉不第恩賜出身量用凡已進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臣又以居官者皆化下民者也。有子弟而不能化何以化民哉。更望陛下載宣天旨凡見任宦官之家子孫弟姪八歲以上三十以下不通經書而父兄不令習經書不曉文法而父兄不令習文法者委憲職糾察見任官而罰之使居官者懼憲職之糾察而欽師以教其子弟矣。為官門子弟者知富貴之不可幸希須先學而後獲則甘嗜於學問矣。國家得天下之英材而樂育之以備他日之用可無遺恨矣。

天麟論東利官曰臣聞誠之所感可透金石節之所持可凌霜雪皆天資卓厲人力難加。設或中下之流已有參差之過遂見利而思義者上也。捨軀而就利者下也。伏惟宇宙中人甚多莫非從化之徒亦在率之而已。今國家屢誅嗜利之臣用謝士民之意至如官階內外爰分清濁之班人物高低遂有賢愚之辨。慶貨利之司者定惟寵豪之人而清肅其心者皆掩身以避之。領商計之務者但選市井之族而廉幹其德者皆因名以棄之。則是未居于職已防汙濫之辱其身名既用伊人先約資財之債其失陷致使當職之人肆情征取上失在公之委任而虛其位下為私室之經營而枉其心。愈治之而奸詐愈生愈防之而計數愈繁。然財貨係于諸課而為國家之大本不可一日廢焉。矯枉者不能不過于直也。伏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定

制。凡倉場庫務之諸官舊係省部出付身者。今並置以勅牒分品次之高低。視城郭之可否而設之。凡錢穀官係舊職。出付身者。並以行省割付。增崇其職。凡錢穀官舊無俸祿者。今並置俸品。以量多寡。以給之。凡中外官員不拘門格。或憲職。或民官。官重者。以充錢穀官。考滿銓功。過以黜陟。凡利官既或高壽。又蒙重祿。又得齒於臨民之官。又思以後遷升之益。自然相率而廉幹矣。其或或犯憲網。不盡心於正職者。則自作孽而已矣。是恤哉。十年不齒。然後降等量材而用之可也。其或誤犯憲網。非力所及者。則普宥而已矣。止徵其所當價。既已。而隨即降等量材用之可也。若然。則利官得人。利源通暢。上有裨於國用。下不損於民資矣。臣又以方今倉場庫務官。一年交代。意者因恐虧陷之多。積弊於中。久而難救。故也。若循舊制。則雖一月一代。其弊益生。何則。蓋立制以相繩。無厚禮以相厭。真利以相引也。且一

年一代。而主出付身者。將行文照驗之。不暇。又何暇辨其人之廉與不廉。幹與不幹哉。更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定制。凡錢穀官三年一考。而易之。凡錢穀官。曾無虧欠。委隨處廉訪司。每年四季四度。案覆。凡有虧欠者。則令隨處廉訪司。就行別擬廉幹之人。代其犯者之職。申上用之。揭犯者而徵。所償既足。則申上定之。若然。則自無虧課之人。設或有之。亦不至於數多而難以徵矣。

至元十四年。中書左丞許衡論生民利害上疏。曰。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史中丞傳奉聖旨。擬當今害民的公事。利害的公事。爰同姚丞旨。兩個一處。文書裏寫來者。欽此。臣等所見。謹條以奏。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為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皇帝陛下。念及生民。實天下

之幸。但朝廷用人失於大寬。委任之初。不知審擇。使善惡邪正混然。無別。既授以政。而居民之上矣。中間固有暴擾侵漁之害。其勢然也。今不求其本。直欲改其事之一二。以為便民之舉。將見一弊才去。一弊復生。後日改行之事。其害民者未必不甚於前也。徒見紛更。恐終無益。臣等伏願皇帝陛下。順考古道。簡用實材。重御史按察之權。嚴糾彈考覈之任。使賢者日進。不肖者日退。則天下之民。何患不安矣。臣等區區拙見如此。惟聖主裁之。

仁宗每與李孟論用人之方。李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刺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刺台僉憲湖南。

順帝時。蘇天爵奏曰。嘗謂糾劾貪邪。在乎公。天下之好惡。辨明証枉。所以著一人之是非。好惡。既公。則惡黨消而奸弊息。是非既著。則善類伸而治化興。欽惟世阜一肇。立臺憲。聲明選公。欲四海人才之來集。揚清激濁。務一時公論之持平。比者風紀之司。論列涉于輕。或因素察識之未審。故致辨論之多端。自昔國家皆有國是。國是既定。則邪正判。而公道行。國是不明。則是非雜。而人心惑。宋宰相王曾語諫官韓琦曰。近見章疏所陳。其一倖高。若訥多是。擇利。范希文未免近名。要須純意為國家事。斯其諫論之良法歟。夫天生人才。是周一世之用。

作而成之。則才常有餘。沮而棄之。則才恒不足矣。然公族貴冑必生於闕閭之家。而謀士軼才。或出於山林之下。故伊尹聘于有莘。傳說起于板築。孰曰出身之卑。賤豈論家世之寒微。此古者數路用人。未嘗滯于一也。夫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稟于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于刑部。是慎重于守法。不致輕于用刑。今動輒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豈政資政之選乎。是降為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手。是不復得叙矣。且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叙不叙之別。豈有一遭論列。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輒坐雜職任用之科。終身不叙之罪。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者至于流遠。家屬尚留于京師。被劾者未至當刑。起遣山歸于鄉里。蓋緣無事。可尋強生于掇拾潔白。素著特為之汙染。致使人高尚之人聞而退藏。有志之士亦為斂避。

富路興乏全才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有關係。夫孰賢孰否。在君子固自信而不疑。去泰去甚。當言者宜核實以詳審。今始者一人糾言其罪。次者二人辨明其非。三人共列于一臺。何以酬酢乎。庶政縱使不行。報復豈能消弭讎嫌。夫史官定千古之褒貶。臺諫判一時之是非。褒貶公。則後世之人信。是非明。則天下之人勸。今或好惡淪于所偏。邪正因以失實。輕則訐人之陰私。甚則誣人之父祖。是以清濁混。善惡混。亂朝是而暮非。春劾而夏辨。奏請有煩于聖聽。辨論實撓于臺端。事至于斯。當究其理。大抵為治莫先於擇人。擇人貴在于守法。蓋諸人呈言。並無罪責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臺諫論事務。得其實實者。所以重耳目之寄。若不申其實。罰何以端。其本原舉人不當。今有連坐之科。論事不實。古有抵罪之禁。今後論言人者。必須赦後為坐。果犯贓罪。並從臺憲追問。其餘罪名。仍須法司定擬。

如此則事不至于反覆。法必底于允平。奏請不煩于聖聽。屢譽弗吝于朝章。刑政肅而國體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論幸甚。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三

求賢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于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馬。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

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
驂駟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
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廬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
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
嘿然無以應。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
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一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
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
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
烈侯迫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
所與無不克。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
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楚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
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知之矣。
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庶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
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
社稷者。亦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
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
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庶其爵。貧其身。以憂社
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社國。定
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虞。名不挂於
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
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

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辛楚國亡之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碎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兩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夫夫悉屬。百姓離散。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淨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米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掩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整禁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未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華車千乘。卒萬。各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聞於宮唐之上。舍聞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一本作雞次之。與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及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會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扶槍。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威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棄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厚勞。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王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人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

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指遠。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漢武帝元狩三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

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怨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吳孫權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婁侯陸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慳慳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命並獲自進。然後四海之頌。思歸大化。權納其言。

唐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為威勢既高。下情不能上達。加以君子小人雜處其間。用不得人。遂至亡滅。侍中魏徵對曰。巧佞

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為帝王者。必須慎其所與。只如鷹鷄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頭即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徵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棼曰。寡人所好。與古者聖王同否。棼對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棼曰。古之美色。即有西施毛嫵。奇味。即有龍肝豹胎。善馬。即有飛兔綠耳。此等今既無之。王之厨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若以今之無賢。未知前代賢者得與王相見否。太宗深然之。

德宗問政治之要。都官負外郎閔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擢遷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

椿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吉鳥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帝悅曰。卿姑去。還當更議。

憲宗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閱覽前史。見興化致理之善。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加興歎。想其風彩。洎我真觀開元之化。格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縱古昔之風。行鈞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舉茲凋瘵。納諸仁壽。邊境靡烽燧之警。郡縣無愁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謚號。不為宗廟之羞。何行而可以至是也。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鈞筮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祇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迹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啓金縢。皇天

之返風。宋景公誠發德音。天思為之退舍。天人相感。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才俊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傅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為能之。抑臣又聞。奏必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由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答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凡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是由垂螭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激。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郵衍樂毅至。故必以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

忠進直者獎之。希合從說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游。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構其隙。唯義可比。不給親睦。唯仁是行。不論貴賤。雲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慢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爭變。鳥獸率舞。而况於人乎。則必賢哲慕義。英彥赴轡。伊尹必負鼎而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竇戚必捨止而効用。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宗。近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眷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

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動之而已。上曰。美哉斯言。朕當書之於紳。因有進旨。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事跡。造屏風焉。
宋仁宗慶曆四年。右正言同修起居郎余靖上奏曰。臣竊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為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杞。三司擇通判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勢。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覆置。其人可了其職。其人可當其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榮。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

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惶惶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故田瑜為廣西轉運使。稟載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今蠻徼纒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迨差王。終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害不細。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庶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博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陛下圖之。

神宗時程顥論養賢上疏曰。臣竊以議堂及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

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紜。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

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哲宗元祐初主岩叟乞依治平故事詔執政舉館職上奏曰臣伏以國家之以急在人材而人材之難不可以倉卒而得必及其間暇廣聽明以求之則一日有用隨取隨應無顛沛之患矣求而得之宜優異寵榮以發其光華雍容歲月以濡其德美而養其望使人人有以見天下而後進而用之則朝廷尊名器重天下之人信且服矣臣伏觀祖宗所以盛儒館之選萃天下之賢而育之者此道也故巨公名卿莫不由此途出今秘書之官限資太狹不足盡天下英豪之選充國家緩急之求臣切惜之伏望聖慈依治平故事詔執政各舉可充館職者五人既以收羣材之美且以觀大臣之能方陛下新聖政以先

先業之時臣以謂求材養賢取先務也惟陛下留神未納
若叟又論求賢當去六蔽上奏曰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來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之間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為陛下惜耳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篤此誠以自厲外勅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庶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不言之則眾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為陛下道其理略有私意則為蔽執偏見則為蔽局於編心則為蔽喜於附己則為蔽有自賢之心則為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為蔽此

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警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收得之。為朝廷用。以賢繼賢。社稷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孝宗淳熙二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聞富人之造居室也。率種木於數十年之初。故未嘗有求而無之之患。况夫興事造業。貽謀萬世。其可不儲材於閑暇。而欲取具於斯頃乎。前事布在方冊。臣不敢泛論。且以本朝觀之。太祖太宗。蒐擷豪傑。恢張四維。凡作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及真宗仁宗之世。名卿才大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仁宗丁時太平。增光前烈。尤以涵養士類為急。自治平至元祐。悉獲其用。厥後章惇蔡京相繼秉政。專為身謀。靡思國計。方且沮士氣。以壞風俗。獎讒諂。以植黨與。卒令裔夷謀夏。所從來遠矣。太上中興。一洗前弊。紹興初。將相卿士得人為多。既而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嫉

之性。同己者用。異己者逐。人才衰落。貽患至今。使陛下欲復古。則將相未能仰副隆指。欲養民。則守令未能布宣寬詔。當饋而歎蕭曹。撫髀而思顏狄。抑有由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諭二府。為國長慮。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近而言之。可使收功於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為利於無窮。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昔西漢蘇合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王嘉因言。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陛下念焉。

寧宗時。衛涇上奏曰。臣竊惟人主建功立事。興治保民。必以人才為急。自昔人才之盛。莫如成周。臣嘗觀菁莪之詩。而知成周所以育才之多。觀嘉魚之詩。而知成周所以與賢之實。觀臺萊之詩。而知成周所以得賢之效。序菁莪者曰。君子惟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言

君子長育士類。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使菁菁然茂盛。其後遂有百朋之錫。人才之多固可見矣。序嘉魚者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夫與賢而出於忠之誠。則志念純篤。精神交孚。無復疑問。故嘉賓燕樂。綏安而卒。章翁以甘瓠膠木。有君臣固結不可解之義。其與賢之實為如何也。序臺萊者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言君子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址。夫用賢而至於如山之有址。則層級比次。地望相接。久而不墮。故邦家光榮。萬壽無疆。不惟一時德音之茂。且足以保艾爾後焉。其得賢之效。彰明碩大。而有不

可掩者。惟成周人才之盛。本末如此。故能成文武之功業。卜年世於綿永。豈他道哉。肆我本朝。自太祖太宗躬履艱難。混一區宇。靡皇他務。悉先人才。網羅收拾。唯恐或遺。愛護長養。唯恐弗及。至景德祥符。更和嘉祐之際。人才盛矣。逮天聖慶曆間。議論相持。怨忌交作。幾至。惟我仁祖容覆如天。并包罔外。元臣碩輔。一以至公平心區處。於國體迄無所傷。故蘇軾有言。仁宗皇帝四十二年之間。鬼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以為股肱心膂。而其任重道遠者。一留以為子孫百年之用。至今賴之。是以國家太平之久。莫盛此時。治與成周異世而符也。恭惟陛下聖明天縱。德音日新。十年以來。磨礱黨偏。茂建皇極。凡前日議論之不一者。今皆歸一。趨向之難合者。今皆復合。洗濯滯後。隨器收用。無新舊彼此之間。無重輕取舍之偏。士生斯時。可謂幸矣。如臣一介庸陋。無所取材。憂患疾病。屏伏田里。念絕榮望。誤蒙聖恩。起之閑廢。擢領名郡。茲緣奏事。獲望清光。方將遠去。闕庭區區愚衷。不能自已。竊謂今日公正之路既開。和平之福滋集。靖原所自。若非陛下君臣同心。保全臣子。愛惜士類。忠厚惻怛。何以至此。臣更願陛下與執政大臣。推明此意。以廣育材之地。持守此意。以盡與

賢之實堅永此意以收得賢之效。自今中外士大夫精白以承休德，勉勵以赴事功，使人才之盛無愧詩人之所詠。上同祖宗之盛時，則靜可以保治安，動可以圖興復。惟陛下意爾，豈不休哉。

理宗時，禮部尚書魏了翁進故事曰：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為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杜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者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知斯事体，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庶無詢訪，類作

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之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為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專任西事。本朝人物於斯為盛，而靖也以事之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為言。臣聞天為斯世生才，自足給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是常

知之才之可歎。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收並蓄。如醫之儲藥。工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患乎事機之遲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而推折委棄之意。多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界。夫未能射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為射御。不已多乎。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謂早矣。而臣晉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為太早。而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陛下與二三大臣。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為然也。內之百司庶府。外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間之覽。儻謂其可來。惟陛下速圖之。

中書舍人兼經筵說書袁甫進故事曰。唐太宗貞觀三。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

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聞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先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於迅速之光陰。用之於細事。則必不能專心於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並命。庶明屬望。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於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厲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為宰相者。僅了細務於朝堂。而未能同心叶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為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論為唐賢相。猶且區區於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為急。太宗於是以事之小者。使尚書左右丞相富之。而大事乃關於僕射。此令一出。為虛以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

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拘學者不能越宮度，輕易者不能精選。私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忘心勝者，趨軟熟而妬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丘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敬盡禮，必欲其為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犁然當於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効。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為輔相也，執贄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為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宮天接幾何人，為幾訪不廣，則聰明塞，招延稍息，則議議起，真賢恥於自售，而求賢者多佞人，憂長手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勸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為賢，某人為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懷，相與辯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銜鑑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

甫為秘書少監，上疏曰：臣聞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陛下新更大化，正天地變化，人物蕃盛之秋也。臣竊惟比年以來，百物日漸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臣濫叨魔節，十有餘年，其在江東也，既目擊凋殘窮悴之態，易守富沙，所見尤甚於江東，旋被奏事之命，道經三衢，視臣七八年前假守之時，氣象大異，猶可諉曰：寇實使然，及

歸抵四明則蕭條之狀與三衢同。人人嗟咨。家家嘆息。耄耆之人亦云前此未見。臣心甚駭之。天地生物。何有終窮。今物耗且貴。氣衰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歷觀史冊所載。天抵物貨衰少。并邑荒涼。往往不見於隆盛之時。而多見於叔末之世。當其隆盛也。公道開明。賢纍進希。列在位。蔚然輝光。凡融結於宇宙之間者。無非瑞氣之象。則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物產蕃阜。乃變化之餘。故耳。及叔末之世。佞偽馳騁。賢智壟蔽。上下苟翫。精采萎落。凡形見於天壤之內者。景象迫促而不舒。物產塵闕而不暢。無寔明寔昌之勢。而有日銷月鏹之形。亦理之可必然耳。多賢則潤澤豐腴。乏才則膏液枯竭。已事之驗昭哉可觀。今日豈不多賢興。更化以來。招徠耆艾。登崇俊良。一反天地閉塞。賢人隱伏之謬。則當有天地變化。萬物繁阜之效。今也賢才衆多。而物意焦枯。如前所陳者何歟。豈無數至此而微。有非人力之

所可挽回與。抑變衰為盛。必有旋轉造化之妙。而非時賢之所能及歟。否則衆雋雖聚本朝。而分職授任。未能各當其處。坐觀者多。而任責者少。興。又否則陛下雖有好賢樂善之念。未免貌敬心疎。彼之有所抱負者。實未能展布與。是數者之中。必有一二于此矣。而臣又竊有隱憂者。深恐悠悠歲月。績用未應。陛下亦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採擷新奇之策。必將漸起厭心。且別求未輕。統有才之人。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譬如人抱沉痾之疾。風寒暑濕之所陵薄。其受病固非一日。積漸耗散。生意繞一髮耳。以象蕭條。則其病證也。人才則醫也。計畫則藥方也。有善醫焉。未及立用其方。乃遽更他醫。雜試而輕攻焉。則一髮生意所存幾何。今日所用之人是也。而所以用其方者未也。陛下何不集在廷之彥。如慶曆間開天章閣。給筆札。俾各條陳當世之利病。何以限朝廷之綱。何以裕國家之計。何以

濟民生之急。何以壯邊鄙之勢。察脉觀證。對病用藥。鑿鑿精實。勿事空談。上之人擇其尤的。可行者。使各竭力任責。課功計效。凡布列周行者。不至虛度光陰。粉飾觀美。則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昔日血氣之微弱。未有不轉為盛強。苟徒慕賢人衆多之名。而無庶明屬翼之實。使賢者仰屋竊嘆。而險人刻覈之說。得以投隙而入。則元氣先奪。而血氣隨之。其銷鑠耗竭。決不止如今日而已。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願陛下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毋致小有轉移。君臣上下。苦心刻意。是究是圖。將見薰為大和。民物蘇醒。享變化蕃盛之效。消閉塞隱伏之幾。特一轉移之間耳。惟陛下篤信而力行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洪舜俞進漢武帝順帝故事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懼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

羊雍於賈孺。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後。明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一。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有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軍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更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謁以企。旌車之招矣。至迺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謀。洪深。左雄。賈逵。之政事。正固。巨焉。揚厚以儒學。進崔。度。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杜嵩。

樂已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奉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絕。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惟懼容其蹇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臣聞求賢而不用。古與不求同。知人而不善任使。與不知同。人主有志於治。孰不知非賢罔入。而急於求賢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士。亦莫不起而應其求。海濱之大老至。洛陽之年少至。東山之高卧者至。周南之滯留者至。明庭立鵠。華階振鷺。非不極一時之盛。而知不盡所抱。用不盡所知。如醫者聚參苓。木桂玉札丹砂於一囊。品雖至珍。用與病違。雖聚無益也。武帝蒲輪之詔一下。而異人並出。順帝玄纁之聘一馳。而俊乂咸事。好賢急士之意。前後無間。然武帝有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曆數。協律

運籌。奉使。行率受遺。所聚凡二十七人。而漢以之盛。順帝有淵讓政事。儒學文章。牧民將帥。推士糾違。陰陽機術。所聚凡二十人。而漢以之衰。蓋武帝於人才之長短小大。洞察底蘊。隨所用而各當。順帝第知求之。而高謀不見。納蹇辭不見容。智力不得宣。賢雖滿朝廷。足以義觀聽而已。諸葛亮嘗言。親賢人。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覆。一親一遠之間。盛衰判矣。易之損益。皆以十朋之龜。弗克違明。衆賢之助。在損之六五。虛中自損。以從在下之賢。則為元吉。在益之六二。賢者欲致益於君。君樂受其益。未可盡必也。惟守正固以待之。至王用之以享于帝。然後言。有志於治者。其可以徒聚天下之賢哉。賢者之聚。亦豈可徒樂蓄盡之感。而不思相與共慰天下之望哉。

徐元杰上言曰。臣竊惟自昔天下之事。非人才不能以有濟。今問之

在朝則耆舊凋零。問之在野則遺逸散漫。於此而有作成興起之念。焉則何材而不資世。臣聞之師曰。人主愛惜人才。必於早徵寒酸之時。而豐殖培養。儲為超躡登用之地。故遴選之必極其精。委用之必當其任。師儒教導之官。不容以輕畀。職幕刑獄之吏。切戒於輕予。外而監司郡守。必謹簡其賢。內而職事散官。必更迭而出。上而御監郎曹。又上而侍從臺諫給舍。凡自內外及見任之與閑退者。莫不具姓名而籍記之。其在內則三省而下。咸責以考察之公。其在外則監司郡守。迭嚴其舉刺之法。所薦惟賢則必賞。所舉或繆則必罰。材或足以集事。雖譎詐可以御而使。功或足以掩過。雖愆尤可以宥而錄。繼自今欲乞陛下明詔大臣。取內外小大之臣。分置簿籍。盡紀姓名。開具功過。其為籍也。隨職任之小大。為編排之次第。每每各以一本而置之銓部。留之省府。上之禁嚴。庶乎按圖考索。如指諸掌。若是則緩

急可以搜尋。出入可以更迭。而無臨事乏材之嘆。此性在一作新之頃而已。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所以見豐芑數世之仁也。惟陛下矜采愚慮而亟圖之。

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有兼容之量。夫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長短小大。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惟平心以處之。毋重彼而輕此。毋執一而廢一。則人莫得以窺其際。而不至於彼此求勝負。相傾軋。以成分朋植黨之弊。昔臯陶論官人之法。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可以撫五長而疑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淨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遂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要之人。幸當與天地同其大。品物流形。洪纖高下。何所不有。惟天地之量足以容之。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順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

其間。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人主代天而行化。惟無以好惡之。先
立於中。則人才之重厚浮薄。小大長短。悉歸於運化之內。天下既無
不用之才。人才亦無不遇之嘆。尚何黨同伐異。以至於相敵哉。蓋是
道者。惟我朝仁祖為然。慶曆初。人才彙進。黨論微有萌。仁祖細之
以如天之量。均調消息。兼容翕受。使無更仆迭起之患。而有協恭和
衷之美。故仁祖之世。獨稱多士。嘉祐治聲。振古無有。職此之由也。差
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是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讎。
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為苟。容廢事。詳書
則以剛直為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為腐儒。專於學問。則以
了官事者為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為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為苛刻。彼
是此非。判乎莫不相入也。人主以公天下為心。其於人才。惟求所以
辦吾事。濟吾治耳。烏可用其一。而廢其一哉。所尚苟偏。則互甲警毀。

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
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臣聞舉直措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
御之初。舉用二三正人。而天下悅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彙征之象。
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之化。而太平可致也。
近日頗有匪人。構造謗言。毀黜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汙一二忠臣。
漸與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眩
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
長。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群議。惟以至公臨御
天下。故進退百辟。悉用臺官諫官之言。然臺諫之兩風聞。未必皆是
善人之好惡。凡所彈奏。亦在深詳。臣又聞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好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為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構造之言。易為明辨。若不追監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切見本朝歐陽脩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輒敢備錄上進。伏望萬機之暇。略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區激切之至。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陳次升奏對曰。臣伏觀周紳。李彥倫。巴宜。張康國。蔡璠。吳伯舉。李植。朱剛。近因賜對。除朱剛知泗州。吳伯舉太常博士。餘皆提舉常平司官者。竊以爵所以旌有德。祿所以待有功。非德而爵。無功而祿。何以為天下之勸。故人主以爵祿為標柄。而砥礪天下之才。官必得其人。

人必稱其職。恭惟神宗皇帝。精廢政。允釐百工。大臣每薦人材。必召對。能者隨其才而進之。否則令歸本任。蓋所以明黜陟之公也。風聞前任官登對。朱剛索不稱旨。故與知州差遣。且自通判升為郡守。已是進職。若得常調一郡。亦僥倖。今乃除知泗州。况泗州地望非他郡之比。經是任。外則為監司。內則省寺監官。如此。則是與稱旨者蓋無異矣。以剛之守泗。雖不足論。然召對所以旌別人材。今例有選任。是有召對之名。而無升黜之實。朝廷用人如此。良可惜哉。除授恐累國體。伏望陛下稽攷先朝政事。召對臣寮。必擇其能者而進之。其不稱旨者。令歸本任。庶使賢否有別。多士知勸。其朱剛若先有旨。揮與知州差遣。即改差常調一郡。少示黜陟。庶允公議。取進止。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知人者自信。知於人者信人。道可以治天下。則與之謀天下。道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器大者不拘之以苛。

細。詭小者不責之以闊遠。能者官其能。藝者食其藝。使辨士不得以辭勝。才士不得以文亂。勇士不得以氣激。智士不得以機合。貪士不得以利摩。有德者居上。無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官。按法而麗罪。如師曠之不可欺。以聲離婁之不可欺。以色言之。所舉意已得之。免之所見。情已察之。姦良儉正。毀譽是非。無以逃於我。而陟降沮止。廢置予奪。亦無不自乎我。此知人自信者也。內無善。外無學。好惡無別。取捨無擇。故人觀其倚而潛以應之。倚於名高。則諛說之徒至。倚於厚利。則聚斂之徒至。倚於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於計數。則譎變之徒至。美言獻於前。重祿餽於後。使夫喜功易進。挾捍闔之謀。試揣摩之術。排擊於必爭之徒。諱噪於並趨之地。前之既入。後則却之。昔之既獲。今則攘之。名器可以餌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於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君。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為也。故勢重而

病諸。蓋天下至大。民物至繁。聖人安能人人而濟之。惟親賢為愛人之本。此堯舜之所以急先務也。陛下臨御以來。詔旨丁寧。與士大夫更始。弓旌四出。收召正人。端吉亦既布在朝列矣。而寤寐求賢。惟日不足。親灑宸翰。勉諭近臣。薦進賢士。大哉堯舜之用心也。臣竊以為何代不生才。何才不用世。而薦進人才。乃近臣之職分。猶待陛下丁寧勉諭耶。先皇帝在位四十一年。培豐水之苞。以為聖子神孫之地。至深至厚。謂宜隨求隨應。隨取隨用。何至有人物眇然之嘆耶。臣觀王岩叟進言于哲宗皇帝。有曰。願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有賢不能致也。而求賢之心倦。而終之以去六蔽。以來衆賢。岩叟所以勉其君。以悅於求賢者。猶恐其有所蔽也。今聖賢相逢。上下同志。明白洞達。決無所蔽。感而必應。倡而必和。必有推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之心。而為陛下登

進人才者。賢者之欲得君行道。亦猶聖主欲得賢以共治也。患不能自達。爾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非陛下望迎臣之意。亦雖然。求賢而不用。與不求等。用賢而不信。與不用等。唐李絳有曰。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群曰。枉則懷奸者嫉。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主疎忌。夫然。故用賢豈易事哉。絳之言至言也。臣願陛下近采岩叟之言。遠覽李絳之論。其於賢才也。心悅求之。心悅用之。則天下之賢者至矣。惟陛下留神。

元世祖至元中。翰林集賢學士程鉅一夫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者。必盡天下之才。故曰立賢無方。曰旁招徠。又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參用。而環視中外。何寥寥也。豈以其疎遠而遂鄙之歟。此群臣之私意。非陛下至公

之度也。臣何以知之。臣往在江南。聞明詔。一則曰求好秀才。二則曰求好秀才。而以好秀才致之。陛下者。幾何人。江南非無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群臣負陛下也。且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以用於時。細而可以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而凡出使者。皆昧陋愚淺。不達聖見。且使遠方有識之士。或以淺為好人之尤。此何謂也。不惟不達聖見。且使遠方有識之士。或以淺窺朝廷。臣竊恥之。臣之愚陋。雖未足以為好人。然世所謂好人者。儻無則已。有則臣必識之。江南百餘州之廣。素百餘年之涵養。豈無一二表表當世。不負陛下任使者。臣奉命而往。布宣德意。庶幾遇之。如得其人。以驗臣言。則望陛下先試以一職。任事使之自卑。而高自難而易。小有益則小進之。大有功則大用之。磨以歲月。自見能否。且陛下如用若人。則不但愚臣得舉所知而已。他時奉命出使者。皆知陛

下德意將見異人輩出。不遠數千里為朝。是用人之盛。視古無愧。
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三

